

詳註
校正

三蘇文集

東坡集
唐鉉署

校正

蘇東坡文集卷之十一

宋眉山蘇東坡先生著

後學

紹興湯壽銘滌先訂
蕭山謝璿政齊註

奏議

徐州上皇帝書

姚鼐曰按公黃州上文潞公書則此奏具蘇而未及上公

元豐元年十月某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臣蘇軾。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疊恥。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

校正

蘇東坡文集

卷十一

奏議

會文堂書局印行

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宿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櫓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未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鎡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

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

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勅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

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賊之一

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沉鷺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

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閔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茅坤曰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員備冊府熙寧二年東院兩郡謂密州徐州按年譜熙寧七年東坡由杭密州見後杞

註京東宋京東路統府一州十六軍四監二其徐州宋徐州領彭城等縣五咸陽都秦

西長安在今陝東彭城上梁都今河南開封縣宋縣六宋城今河南商丘縣材官句

漢書材官驍發矢道同的按驍與鼓屋上建瓴水史記注瓴盛水器也居高屋之

也宿麥宿麥經歲乃熟故云汴泗二水名古汴水經徐州城東南入泗入淮今淤曰泗水在

是今之淤黃河戲馬臺在今江蘇銅山縣今江蘇徐州府宿遷縣楊山江今

屬徐州府清魏太武句事在宋元嘉王智興唐溫人長慶初為武甯副使與節詔

唐武甯軍治徐州使按利國監在州城東北鐵冶楚人亡弓三句其家語楚共王出遊亡

求之王曰止楚人也人遺之人得之又何必楚也孔子兩衙謂知州事及州駐兵甲訓

練差使知監知州事與南京見上宋奉化肅軍名號京東路曰廂軍已見沂州京屬

東路領臨沂等縣五臨將官見司馬溫刻言扣也猶王嘉漢平陵人哀帝建平孝文帝

時至乃能使下皆王嘉奏疏中監司前青都縣是其治鄆州名領須城等縣六齊

州名今山東歷曹州名今山東荷黃霸漢陽夏人初入穀補左馮翊二薛宣漢少

丞廷尉書佐後為朱邑漢舒人少時為舒桐農丙吉獄吏宣帝時為丞相高仙芝

唐高麗人玄宗時封常清從肅州人年三十為高仙芝使李光弼唐柳城人封臨

齊名世來瑱唐邠州人代宗時拜李抱玉唐河西人本姓安祿山反上書與

書兼三節度三副段秀實唐隴州人德宗時為司農卿未幾任子蔭而得官者

流外官職自一品至九品各分正從謂之流內九晉武十一句見晉永甯晉惠帝

辯試館職策問荀子第二首臧割用以奏事非表

元祐二年正月十七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蘇軾荀子奏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蓋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足以

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受。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媿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議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冊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曖昧之謗。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崇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同。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

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惰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卽與臣論當

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卽答言。公所欲行者。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歛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卽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決不可變。獨有二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今寬剩役錢。各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

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內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畫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疎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傳堯俞之

流論難反復。次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欲變熙甯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甯已來不該赦降去官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復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竊鉄

列子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竊鉄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餓而扣其谷而得其鉄也言

投杼

戰國人策

頃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皆曾子母曰曾參殺人之曰曾參殺人母不殺人母懼投杼喻白若有
走拾煤家語孔子弱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而餼之幾熟孔子望不見
祥曰知人固不易也府兵唐制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天下十道置府六百
前善役綱運編運大宗貨物以便稽查謂之綱運寬剩役錢民戶應出免役錢或助
之備水旱欠調謂重難錢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故西府謂樞密院
之免役寬剩錢衙前一役最號重難故

述災沴論賞罰及脩河事繳進歐陽脩議狀劄子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邇英
進讀寶訓及雍熙淳化間事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喜不自勝舉酒
以屬羣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
言水旱雖天數然人君脩德可以轉災為福故宋景公一言熒惑退三舍元豐八
年熒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時二聖在
位發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視熒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復西以此知天人之
應捷於影響太宗皇帝親致太平而每遇豐年若獲非常之福喜樂如此者豈非

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難得之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匹夫匹婦。有不獲其所。猶能致水旱。而況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爲災沴。理在不疑。自二聖嗣位。于今四年。恭儉慈孝。至仁至公。可謂盡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則旱。日月薄蝕。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陰之類。殆無虛月。豈盛德之報也哉。臣愚無知。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故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職。無所告訴。謠怨上達。以傷陰陽之和。所以致此者。蓋由朝廷賞罰不明。舉措不當之咎也。臣請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諸將。力戰以獲鬼章。此奇功也。故增秩賜金。涇原諸將。閉門自守。使賊大掠而去。若涉無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賜金。賞罰如此。何以使人。廣東妖賊岑探反。圍新州。差將官童政救之。政賊殺平民數千。其害甚於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體量其事。燮畏避權勢。歸罪於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過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兒戲。然卒不問。岑探聚衆構謀。經年乃發。而所部官吏。茫不覺知。使一方赤子。肝腦塗地。然亦止於薄爵。童政凶狡貪殘。非一日之積。而監司乃令將兵討賊。以致數千人無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溫杲誘殺